

首獎 微型世界的話／廖翊晴



火藥的硝煙使城市昏迷了幾夜幾日，餓得發慌的敵軍終於用盡了最後一顆子彈，漫長的攻防戰在這一刻順勢完結。

必然因為這兒已插上他們的旗幟，越過黑霧的晚霞也和家鄉一樣了，都是燃燒的流金色。士兵欣慰的想。

孩子睡前下了一場虛應故事的雨，白霧的窗玻璃水珠一串串滑下，彷彿對外頭世界祕密的遮蔽，正是那天晚上的情境。大約就在那個夜晚，妻子的頸背也隱約是濕漉漉的水氣，當兩人都陷入熟睡，相信仁慈的天使曾前來賀喜。

得到了世界上最珍貴的孩子哪，此刻也跌跌撞撞的朝著他，咧嘴直笑。



只有在拂曉之前，還沒有一絲青白從天邊裂開的時候，影子的行旅隊伍才會穿越城鎮。他們的馬也沒有聲音，靜悄悄的，經過每戶人家的窗前，毫無遺漏。從人的眼裡看不見他們的樣貌，只有一團黑乎乎的形影，周圍點綴一圈不屬於人間的暗光，藏在清晨的霧裡，很容易和其他東西混在一起。失眠、早起的人都可能目睹他們行經，趕集的伙計、載送貴人的車伕都曾在轉角撞見，假如在眨眼以後，仍然看得見他們的身影，彬彬有禮的行旅必會對你脫帽致意。

聽說他們是命運的遠親，沿街分送隱密的信息，無論凶災或吉事，最大的繆思與最小的靈感，通通記載在天啓的夢裡。不過，預兆的氣味最是特別，嚥過一次就不會忘記，在投遞到人們的床頭以前，往往已被潛伏的小蟲子小東西給啃得不見原形。

總是當隊伍消失在街道的盡頭，遠遠的朝陽才會準備升起，夢的殘渣紛紛滾落成枝葉的露水，忙碌的騷動與烹飪的香氣很快就會溢出每扇窗戶，新的一天於焉轉醒。

